

太乙舟文集

後起之葆秀世也先德之一語必且研而繹  
之播而傳之俾天下後世之仰名德者咸克循誦  
習傳以知所宗法斯於世為有功而於先德為克  
紹而况觥觥之集經猷學業之所著者哉太乙舟  
文集若干卷外舅陳石士先生所著公子蘭第手  
所編校者也前此公門人黃君右爰嘗刊於邗江  
寓已序而行之矣公長孫大煥官楚北今年寓書  
來謂公集既出求者紛至板之畱邗江者道遠無  
以應茲且重刊於武昌囑更為之序以志爰始夫

爲人子孫之樂傳其先業也固矣然必其力有所  
餘而後能行乎其志今大煥以微官求升斗之祿  
養遠陟江漢而能儲其薄祿之餘以廣先人之業  
可不謂賢乎抑因之有感矣太乙舟者先生之家  
塾也公退之暇讀書述文嘗居其中大煥於諸孫  
年最長常侍側其視學閩浙亦皆隨侍一篇脫稿  
恒命其手錄焉其研精覃思伸紙行墨之狀大煥  
皆親見之迄於今公之德業流播當世公之文章  
常在天地卽公之聲音笑貌亦往往於莊誦間彷彿

佛見之而墓木拱矣能勿悲哉至於立身之本末  
師友之淵源學力之厓浹前序及之矣茲弗綴焉  
受業壻祁寯藻謹序

凡人立身有本末師友有淵原學力有厓涘

國史家傳所不能備者讀其專集而胥可攷焉此  
集之所以足重有不僅因文筆之工者然文筆不  
工則其集亦不傳外舅陳石士夫子嘗詔寓藻曰

力宗漢儒不背程朱覃溪師之家法也研精攷訂  
澤以文章姬傳師之家法也吾於二師之說無偏  
執焉蓋夫子於乾嘉大儒若朱文正彭文勤錢宮  
詹江右學者自蔣心餘魯山木諸先輩以下皆濡  
染浸漬遠有耑緒而所嚮所專則惟桐城姚先生

是法實事求是議務持平不颺颺於漢宋之爭而  
精思所詣其言自足爲世法不規規於韓歐之貌  
而真氣所薄其文皆有關於世教視學浙江時疏  
罷宋孫覲專祠天下頌其風烈而鴛藻所尤服膺  
者諫垣諸劄子也論攻道口賊情形謂宜

論將兵者廣召謀計之士與圖破賊不必專恃大  
礮轟擊則有戎昭果毅之勇而無玉石俱焚之患  
論邪教滋蔓之原則以爲大興宛平之選吏未得  
慎簡之方河南山東之察吏未得舉措之道言洞

機要符於

廟算睢口決上營田三策一曰急興修堵決口之  
工以工代賑一曰令地方官曉諭買田者募民耕  
種耕田既可得食買田亦無廢土一曰倣廢員効  
力營田水利之法令大吏於因公誥誤者責其分  
段興修湍雪有路則人樂赴功復於廢員効力一  
事更專疏論之於虜讀書蘄致用也如夫子之論  
豈非實可見諸施行還至而立有效者哉夫子胥  
無城府於賢趨士門無畱客其翼進後學也諄諄

款款因材曲誘挾一藝來者無不揄揚微至若不  
容已於言所甄拔士但稍異俗學輒降抑祓濯不  
復以籍混相待故凡游夫子之門者莫不滿所欲  
以去而飲和飫德其氣質且久而自變焉夫子於  
甲戌春分較禮闈寓藻實出門下旣復重之昏姻  
妻以愛女後堂絲竹幸得與聞用於立身本末師  
友淵原學力厓涘若皆有以窺見彷彿今讀太乙  
舟集證諸平昔聞見其氣善其語質不以髡衍之  
辨驚亂經義不以申韓之術周內人倫信乎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矣是集編定者梅伯言農部刻布  
者黃右爰比部也右爰性資淳實風義尤切於師  
門謂 寓藻受夫子知愛深當弁言集端竊惟夫子  
以癸巳春出使浙中越一年而寓藻奉諱家居比  
夫子還

朝未朞月旋歸道山

寓藻

尙未禫也積二十年師

恩摯眷瞻仰末由今乃效李漢之序昌黎是重足  
悲已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戶部尙書 南書房行走

受業壻祁篤藻謹序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  
文之真者也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動靜  
陰陽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  
其物猶裘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  
物而兼衆物與衆味之長則名與味乖而救其短  
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真者也失其真則人雖  
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  
柔緩急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  
真偽其輕重於人也固如此新城少宗伯陳公爲

古文學得于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博樸  
雅不爲刻深毛摯之狀而守純氣專至柔而不可  
屈不爲熊熊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  
或遠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禔  
其真于外者于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  
人無知不知皆喟然曰古君子不存于今然公獨  
其形質亡耳浩浩然隨流平進而不撓擻于升降  
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于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  
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之非在己也莊莊

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齟齬于岸崖也雖歿世後  
誦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夫是豈可以僞  
爲之哉夫甲冠而乙戴之途人不能辨也至耳目  
也鼻口也雖親兄弟不能相爲貸故公之文世有  
疑爲異者而不惑不變以爲是天與之貌也昔方  
侍郎苞倡古文學于桐城性嚴簡能持高論文亦  
如之公與侍郎皆務以文章義法詔後進于世毀  
譽未數數然而性情異故文亦異焉其異也乃  
其所以爲真歟公之薨也子蘭第以遺令定文於

曾亮故謹序之昔嘗見語曰尊公太夫人遺事幸  
示余相爲作墓表也言諾猶在今乃序遺文于公  
其尤可痛也夫道光十七年三月上元梅曾亮敘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陳公神道碑銘

宜興吳德旋撰

侯官林則徐書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姓陳氏世居江西新城縣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

贈資政大夫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  
贈光祿大夫常以宋儒之學啟迪後進學者所稱  
凝齋先生也父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

贈資政大夫陳州五子公次三幼有至性九歲喪

母魯夫人家人每言及輒流涕庶母姚撫之慈甚  
喪其卒如所生少補邑弟子員翁學士方綱李侍  
郎璜爲學政皆器異之至京師尤爲朱文正彭文  
勤兩公所優許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六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  
視西城以吏議回原衙門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  
遷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  
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補禮部右侍郎署  
戶部右侍郎終禮部左侍郎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纂修總纂

文穎館纂修明鑑總纂兩爲會試同考官一爲順  
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乙酉江南  
鄉試副考官提督福建學政浙江學政壬辰科會  
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公性和易不與人  
競然亦不喜顯立同異達官有期之喪公固無意  
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往弔由侍講學士

驟遷至內閣學士

上面諭曰我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也乾隆嘉慶之際天下言文章者推桐城而江西新城亦最盛桐城姚郎中鼐公本師也然公幼學於舅氏同里魯進士仕驥故爲文兼取兩家法而澤之於詩書仁義則一而已詩初學鉛山蔣編修士銓後亦以姚郎中爲法故氣稍斂抑云公奉祿所入悉費於施予同年查訥勤夫婦相繼卒無子以其三女爲子婦而子其幼女擇顧侍郎臯之

子嫁之爲外舅舅氏及師姚郎中置祭田費或千金或數百金無靳惜故無一日不貧然未嘗或見其有憂貧之色公之先自凝齋先生以宋儒之學爲教陳州恪遵其說公幼時習聞之言動必循禮法然治經未嘗墨守宋儒門戶於禮記有刪改陳澥集說於四書有通義未定本於春秋則仿呂東萊讀詩記取諸儒先之說合於己例者順而撫之緣而成之名春秋屬辭會義斷手於襄公至臨殂時猶以此書未成爲憾嘗取近時人之嘉言懿行

及關於掌故國聞者集爲衲被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若干卷公於爲文善上元管同宣城梅曾亮同曾亮皆嘗受古文法於姚郎中而同爲公典試江南所得士曾亮故年家子然公接之恒自降抑卽以德旋之淺陋顧嘗與公妄論詩古文利病公輒欣然聽之其能而不自矜如此公爲浙江學政時奏罷宋孫覲之專祠奉祀以黜邪佞而海寧祝貢士淦故凝齋先生友也其爲學由楊園張考夫以達於子朱子公訪得其詩文遺集刻之此足以

見公之志在正人心厚風俗而非徒以文章爲報國之具矣娶魯夫人四子蘭瑞太學生蘭滋廣西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甘肅高台縣縣丞女七人適魯應祜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寓藻譚蘭祜曹祓孫三人大煥大慶大基曾孫一人曾璋公之卒以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六十八其明年某月日葬於某所梅郎中曾亮旣誌而銘之矣德旋爲之文其碑而系以銘

曰

志矩爲學宗經爲文稽古必力卓然有聞久居史  
職三長無忝進貳秩宗在公黽勉務旣厥實不矜  
其聲謙謙致美撝而非鳴多賢之門韞此懿德顯  
詩刻碑昭示無極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孟春之月吉日建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戶部郎中宣城梅曾亮撰  
賜進士身榮祿大夫戶部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加三級欵程恩澤壽壽壽

公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其大王父贈資政  
公世爵生道乾隆戊辰科進士

贈光祿大夫光祿生守詒陳州府知府

贈資政大夫陳州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  
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公  
七歲喪母魯夫人逢忌哀感天性夙成年十四爲  
四書文有明人程度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

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  
巡視西城以部議回編修供職道光二年遷司業  
歷中允侍講庶子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  
士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終禮部左侍郎階  
資政大夫公自少好爲文章及壯師姚郎中稱以  
爲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晉儒不  
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朽行藝  
精道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於歐陽文忠  
歸熙甫有意乎其爲人也其爲御史甚暫然嘗建



深遠之論不趨避形勢措摭細故自御史回編修  
益貧甚人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爲人客奈  
何嘗有貸於友人至則賦詩奕棋盡日暮忘所事  
而返平居著作鈔錄書史几案上無空隙處斷章  
片紙帖帖滿屋壁中或過從賓客遊賞吟弄不訾  
省有無費前後爲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  
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閱文而拙於書莫  
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面諭曰汝非有保舉人也朕知汝恬退進汝官

公頓首謝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文穎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己卯  
會試同考官己卯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  
試正考官以學士爲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以閣  
學侍郎爲福建學政壬辰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  
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臣孫覿摧忠  
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宣詩布文原本古儒先

警戒之義科舉契戾屏不置口至後進文士稱心  
褒賞薦寵廣座不顧人有厚薄然否使事畢

上以訊浙獄事留公道光十五年三月讞成復

命適

上賜平定回疆圖公觴客敬觀樂甚未幾病夢陳  
州公曰求藏木於家汝藥其半疾其逃逋曾亮聞  
而傷曰病求木兆之棺矣

上賞假者再卒不起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  
公以文學結

主知正直樂易立身有本故始終優禮若此俸祿  
所入散贍昆弟親友及師友姚郎中鼎魯進士仕  
驥祭田千金或數百金其卒也家無餘財有衲被  
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義若干卷  
未成配魯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上思  
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高臺縣  
縣丞孫大煥大慶大基曾孫曾璋女七人適魯應  
祐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寯藻譚蘭祐曹祓以  
道光十六年□月□日葬公於新城縣□鄉□原

公之孤蘭第告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  
曰

公行高世

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衡

命觀五風貪賢利善悃悃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  
歎山盤水交公神是愉窆石鏡詞以奠陰墟

太乙舟文集錄

卷一

論攻滑縣賊摺子

應 詔言事摺子

論營田水利摺子

論令廢員修興水利摺子

論孫覲專祠摺子

卷二

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說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說

大夫士廟無主說

名位篇上

名位篇下

雜說

十五弟彪字說

四子字說

卷三

先考行狀

先母事迹

姚先生行狀

齊召南傳

武虛谷家傳

臧和貴傳

李毓昌傳

忻州知州魯公家傳

蔣省齋家傳

費給諫家傳



馬一齋先生家傳

書許所望

嵇恭人家傳

卷四

記先贈大夫畫像始末

家大人命代作

朱梅崖先生畫像記

自訟室記

重修黎川新館記

習勤書屋記

阨臺記

菊隱圖記

仁術堂記

勉學堂記

重修江東橋記

山木舅氏祭田記

渭川外舅祭田記

姚姬傳師祭田記

重修謝文節祠正殿記

蜀岡紀遊圖記

浙江學使院題名記

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記

謝文節祠後記

遊石門洞記

韜光步竹圖記

卷五

復姚先生書

與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與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束習之

致魯賓之書

復魯賓之書

與魯賓之書

復賓之書

答賓之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再擬 國史館總裁書

上英煦齋師書

上英煦齋師書

上錢辛楣先生書

上翁學士書

上王侍御書

與秦小峴方伯書

上韓理堂先生書

與張桐岡先生書

與鄧鹿耕書

與劉仲矩書

再與呂禮北書

與管異之書

與梅伯言書

諭汀州諸生

卷六

山木先生周易注序

輔孝二書序

河南耿氏富春軒藏書目錄序

清芬世守錄序

擬虞道園翰林珠玉集序

翠微山紀遊詩序

恩餘堂輯稿序

南池文集序



南池類稿序

惜抱軒尺牘序

法梧門文集序

郭頻伽續刻文稿序

龔海峰文集序

家仰韓兄文集序

白鶴山房詩鈔序

吳蘭雪遊武夷詩序

金源紀事詩序

方彥聞儷體文序

銀簾花館詞序

鑑湖歸舟圖序

湯雨生罷釣圖詩序

董君棋譜序

屈氏義莊書田序

東甌文存序

重刻陳文節公止齋集序

重刻居官寡過錄序

重訂讀書分年日程序

魯賓之文稿序

魯習之文稿序

山木先生文集後序

說文畚問疏證序

紅葉山房文集序

惜抱軒經說後序

莊子章義後序

南石先生制義序

存素堂制藝序

重刻一隅集序

續一隅集序

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

祝人齋先生集序

徐心菴文稿序

振綺堂書目序

觀齋集序

錄先大父語書後

先大夫八倉記書後

查九峰家居自述跋

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書後

王述庵與蓉裳尺牘書後

題楊忠愍公墨蹟卷

袁簡齋尺牘跋

山木先生書冊跋

韓幼徽四書文冊跋

鑑湖詩集跋

山木先生訓子帖書後

白鹿洞講義書後

九倉斂散籍序跋

卷七

送伯芝南歸序

送登之以通判分發江蘇序

送劉夢塗南歸序

送童觀察序

送胡墨莊給諫擢延建邵道序

送劉松嵐爲河東道序

送何蘭士爲寧夏守序

送服齋給諫外擢之官山左序

送鄧鹿耕擢鹿港同知序

送陳秋麓還官安慶序

贈譚琴巖序

送北溪先生乞假歸里序

送黃初甫前輩乞養南歸序

送姚石甫序

送程梓庭提刑之任江西序

送鄧嶰筠同年廉訪湖北序

送賀藕耕贊善出守南昌序

送梁芷鄰儀曹擢守荊州序

送劉筠圃同年巡撫浙江序

果堂五叔父六十壽序

仲兄朗亭四十序

贈集正五十序

姚姬傳先生七十壽序

壽洪稚存序



魯南畹七十壽序

鄧東嵐太守壽序

徐芝田丈七十壽序

繹堂制府六十壽序

楊伯溪先生八十壽序

李松甫先生六十壽序

李繼齋先生六十壽序

陳旭峰助教七十壽序

張太安人八十壽序

卷八

西湖德馨祠碑

資政大夫前湖南巡撫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五叔父果堂府君墓誌銘

伯兄青梧府君墓誌銘

從兄仁山侍郎墓誌銘

從兄子玉方墓誌銘

從兄子鍾溪侍郎墓誌銘

兄子蘭祥墓誌銘

叔母魯恭人墓誌銘

從兄嫂黃太夫人墓誌銘

例贈孺人涂氏姑墓誌銘

席姬墓誌銘

予告刑部右侍郎秦公遂庵墓誌銘

詹事鮑覺生先生墓誌銘

楊蓉裳墓誌銘

尚書銜前署工部左侍郎戴公墓誌銘

貴州巡撫鶴樵程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致仕甄齋

顧公墓誌銘

工部左侍郎浙江學政李公墓誌銘

內閣中書潘君墓誌銘

潼川府知府魯君墓誌銘

劉芝崖墓誌銘

姚子方墓誌銘

王叔和墓誌銘

鹽源縣知縣襄城常君墓誌銘

吏部左侍郎譚公墓誌銘

寶慶府知府譚子受墓誌銘

魯賓之墓誌銘

劉葦間墓誌銘

徐母曾太孺人墓誌銘

約堂府君西谷葬誌

慈母姚太宜人墳前石表辭

志亡兒蘭瑞殯

壽暉厝志

韓理堂先生墓表

鄧簣山墓表

魯習之厝志

魯習之哀辭

太乙舟文集卷一

新城陳用光實思

論攻滑縣賊摺子

竊以那彥成進攻道口賊巢全行攻燬逆賊退屯滑縣勢已窮蹙指日傳城進勦尅期可復天威所臨士氣百倍竚聽饒歌奏凱露布報捷矣臣聞兵法因時制勝務審敵情勝而好謀其功彌速今之賊黨皆椎埋不逞之徒毫無知識旣已被圍寧足爲患第恐人急則計生彼自知必死或爲走險之

謀伺我軍稍懈潛謀衝突防範一疎或至逸遯此不可不慮也臣聞兵法有急擊勿失者有徹圍破賊者有用降賊以破賊者有得內應以破賊者唐王式攻襄甫于剡連勝賊而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凡三戰而擒甫此急擊勿失者也漢朱雋圍韓忠旋乘城而入矣忠退保小城乞降雋不許而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



戰也不如徹圍弁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出出  
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出戰遂大破之此  
解圍而破賊者也唐李愬得丁士良吳秀琳李祐  
等而擒吳元濟此用降將之效宋明鎬得貝州民  
汪文慶等爲內應而擒王則此用內應之效兵機  
萬變不可遙度略舉數端可例臣按元和郡縣志  
曰滑臺城有三重中小城滑氏爲壘後人增以爲  
城高堅峻險臨河有臺故曰滑臺臣未身至其地  
若如元和志所言則雖圍城而未易拔城臣觀那

彥成所奏第云攻克道口未必已圍滑城也如其已圍則急攻緩圍兩端宜所審用如其未圍則李愬明鎬之謀或可施行臣料賊雖勾結各股未必衆志如一况彼本以財利誘人而爲逆今當攻掠州縣之後未必不因爭奪財利而自結仇怨惟我師攻急則合謀以拒大兵我師稍緩則其中豈無以賊圖賊之人其脅從之衆豈無稍明順逆之人而思逃賊以自歸者臣料我師必尙未能急攻則此時正可用間夫兵法用間購賞招降誘戰其謀

非一今購賞之策將兵者未聞用之而特煩

皇上之特詔則將兵者之鮮謀可見矣前奉首告  
免罪之

上諭聞者咸以爲

睿慮周詳動合兵機而皆一本於

皇上平素好生之德卽此可以散賊黨而固人心  
矣臣愚以爲滑縣左右賊固蜂屯民亦蟻活可否  
更請

皇上特頒密諭令將兵者廣招謀計之士與圖破

賊之策不必耑恃大砲轟擊則有戎昭果毅之勇而無玉石俱焚之患益足以著覆載之仁矣

應 詔言事摺子

竊以逆賊林清挾持左道煽誘愚民蠱伏已深疵決遂肆顧蝮蝎之技止於毒螫業伏梟獍之誅寧累覆載之德而

皇上乃猶省躬罪已下詔求言自非堯舜之用心孰克疇咨之廛念臣自奉

詔旨以來經涉旬月深思致患之原竊以爲大端

有二一則大興宛平之選吏未得慎簡之方一則山東河南之察吏未得舉措之道何則順天府尹古之京兆尹也漢時必以治行尤異者遷京兆宋王安石欲困蘇軾乃以爲開封府尹則京兆尹之難爲而期于得人更重于他守令也明矣漢之京兆與二輔不相統屬故趙廣漢以爲得兼治之則治犯法者當可差易今制大興宛平屬於順天府而順天府尹之位亞于直隸總督爲府尹者則由欽命以有才望之卿貳爲之其制較古爲尤善然

選大興宛平者第由於直隸總督之題升府尹雖  
會銜而不能專主聞升此二縣大抵以資格深而  
闕冗無才者授之積習相沿數十年于此矣夫春  
秋之例王人序于諸侯之上今制京縣知縣列于  
正六品夫固春秋之義也京師爲首善之區奈何  
使闕冗無才者爲之彼旣無才安能責以發姦擿  
伏之治臣度向來題升者之意必以京師之地百  
司具焉綱維所布固已條教詳明爲大興宛平者  
但能不失期會簿書之責固爲稱職不若畿輔他

縣差務殷繁必須才吏始能無悞然則雖升其官若不失乎尊崇京縣之意而不求其才則寢失乎鄭重牧民之心夫征徭固國家常制供張本民所應辦因供張而或致擾民其責在于知縣安可不重其選臣非謂畿輔他縣可以無須才吏也然但知詳于畿輔他縣而不知詳于大興宛平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愚以爲若詔直隸總督今後題升大興宛平者不得徒循資格堪升之例必有治行尤異之才方與題升而順天府尹亦復使之

得兼保舉叅劾之權則良吏之才必出矣臣聞湯斌爲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爲良吏後且致位卿貳復以名臣顯然則有湯斌之巡撫不患無郭琇之知縣巡撫得其人則知縣自能稱其職林清之謀發于同興而滑縣知縣固因捕獲逆黨旋被賊害則山東河南之事不可以責其大吏也然臣以謂未得察吏之道者逆黨之謀匪伊朝夕其勾結如此之廣踪跡往來數年之間兩省守土之



吏豈其絕無聞見苟能先事豫防則龔遂渤海之  
化未必不可戢潢池之盜惟其知之而不敢言言  
之而不見聽遂至一發而莫知所措則先事之疎  
兩省大吏固不能辭其責臣聞古之聖王有不必  
峻刑罰而可以震疊天下者在示之以嚮往之途  
而已昨奉

上諭特寬失察處分此固已飭吏治而作其任事  
之氣矣

皇上近復因那彥成之奏

特允以孟杞瞻爲滑縣知縣

聖人之明目達聰務盡乎執兩用中之道也如此可見撫藩大臣苟能實心察吏而非有徇私市恩之心則有所保奏未嘗不蒙

俞允臣觀史傳所載凡名臣之由薦舉顯者不可勝數獨近來州縣特少其人其循例保舉堪升者止敘虛詞而鮮臚實事臣愚以爲苟其有私雖循例之保舉未嘗不可以市恩苟其無私雖破格之超擢不必復疑其逾例臣聞陳宏謀巡撫江蘇時

知平望都司白雲上之才特獎勵拔擢之其所與  
白雲上手札以公事相策勉有古名臣風至今人  
以白雲上爲賢將而以陳宏謀爲知人夫白雲上  
一武臣耳而陳宏謀能留心獎勵之此所謂以人  
事君之義也近日劉清亦州縣起家而今果能爲  
皇上辦山東之賊夫人才何地無之但貴有以獎  
勵鼓策之耳方今山東已大就寧謐河南軍務亦  
將次奏凱臣聞河以南飢民頗衆可否

特詔兩省大吏于所屬州縣中有能撫卹飢民實

著勞績其中兼有解散盜賊之方者自州縣丞倅  
以下兼及將弁特許保奏予以超擢則不獨激勸  
之有方而亦可消患於無形矣

論營田水利摺子

臣聞聖人之爲治也貴乘時而善因其勢時有可  
爲而爲之則無後事之悔勢有可因而因之則見  
易行之效此爲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竊惟我  
皇上宵衣旰食勤求治理於諸臣工因循惰弛之  
習屢下

諭旨至再至三則當今之時固百僚震動恪恭趨  
事赴功之時也然而事有未舉而功有未見者其  
因循之過在於見事之不確而任事之不勇其見  
事未確是其才識之不及非可以強而猝致也其  
任事之不勇則大率以經費之未裕相顧而莫知  
所措手臣請舉其大者言之睢口之決於今歷幾  
月矣去年之未敢動工修堵以其時河南亂民未  
平恐其乘機而生事也今則大功已奏不必慮宵  
小之潛跡矣而至今未聞興工幸今尙未解凍不

見可患之形若至三月以後江南春雨既多或有衝決則其爲漕運之患者大矣且臣聞山東河南餓殍載路而河南爲尤甚開封之民有拆屋毀磚賣取百十錢以餬口者其一畝之田不過賣百文本地之民富者皆貧無力買田其買田者大率客戶然田雖買而無人爲耕大率買二十頃田而所耕者不過二頃以客居之人非遊宦則商賈不能塗體霑足以從事南畝而本地之人則已死亡過半矣其或業已下種今春得雪麥苗初長則又爲

居民取其初長之葉以果餓腹是則開封一帶數  
百里之地其可耕之地而無耕之之人甚多於此  
而乘其勢以利導之臣愚以爲有三策可行焉一  
則急興修堵決口之工俾爲工者得藉以餬口是  
以工代賑之法也一則令地方官出示曉諭諸買  
田者俾多出貲募民耕種耕田者旣可得食買田  
者亦無廢土其勢無不樂從其事實爲兩便一則  
倣廢員効力營田水利之法令河南大吏于因公  
呈誤而非有私罪者令其分段辦理以官職之崇

卑分落段之大小彼將藉此免罪而爲出身之路  
則雖竭財力以從事宜無不奮勉者由以工代賑  
之法言之則

國家本有修河之費由買田募耕及廢員効力之  
法言之則不必謀經費而坐收水利溝渠之益所  
謂因勢利導莫急於此由此而推之山東昨

皇上俞李鴻賓疏濬泉源之奏矣泉源不徒有資  
運道兼可資水利除有妨運河不可作爲溝渠外  
凡可以溉田者宜聽其訪查確實聽民之所便使



民自爲之由此而推之江南鳳陽潁亳一帶皆可  
曉諭百姓使自爲之臣向聞鳳陽居民春則出省  
謀食冬則歸里此皆情民不知自爲生計嘗怪司  
牧其地者何以未嘗一慮及此及閱靳輔奏疏乃  
知其爲安徽巡撫時固已爲鳳陽地方荒蕪籌及  
溝田之法且其所謂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溝田之  
法隨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之則益

國利民無窮無盡正與今日事勢符合而陸隴其  
條陳靈壽縣事務言水利當興條亦有云與其蠲

賑于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臣伏查嘉慶四年以來就直隸一省而論

賜賑之費不下三百餘萬其蠲免之費不下一百餘萬以閭閻之生計而至特煩

國帑之調卹就直隸一省而十餘年間累數百萬若合天下計之數更倍蓰

皇上如天之仁至優極渥無可復加矣若使決口不修江南或有水患疆吏

奏聞

皇上必復議賑蠲當此經費未裕之時臣實私憂切慮以爲百姓徒爲不終日之計而使

國家有難以爲繼之

思非良策也臣請以居民自謀生計者喻之今有家于此有數頃之田聽其荒蕪而所以爲仰事俯育計者惟資借貸以謀生借貸愈多家計愈絀若節衣嗇食專力耕田則歲入終有所得積之既久可以無借貸而自充裕矣天下之大非一家之比

也有無窮之利而不及時乘勢以謀之無異于有  
數頃之田而聽其荒蕪者也

論令廢員修興水利摺子

臣伏讀正月二十三日

上諭因姚文田之奏

通諭直省督撫各飭所屬州縣官務體

朝廷貴粟重農之意以勸課農桑等因欽此仰見  
我

皇上念軫民依惟欲海內戶有蓋藏民無失所此

實心實政之所發揮而堯舜禹湯之所同揆也臣聞耕九餘三國之常經自古不能無水旱之災而可使民無飢寒之患者惟其蓄積之足恃也臣伏思

皇上特沛之殊恩自嘉慶四年以來凡

賜賑之費不下三百餘萬其蠲免之費又不下一百餘萬以閭閻之生計而至特煩

國帑之調卹十餘年間累數百萬

皇上如天之仁至優極渥無可復加矣然而一遇

偏災百姓仍不免于飢寒者臣嘗深究其故矣東南之民火耕水耨其隄圩之防蓄洩之宜民知自力故一遇偏災沐賑蠲之

恩而民力易蘇西北之民惟知恃天而不知恃人力力不盡故雨少則憂旱雨多則憂潦其幸遇豐年雖相安于無事而一遇偏災則惟

國家之賑蠲是賴夫以歲之不可恃而賑蠲之不能已也雖

皇上愛惜蒸黎不惜歲糜帑項以奠其生然使百

姓每歲惟恃蠲賑之

恩而不能自爲蓄積之策則是百姓徒爲不終歲  
之計而使

國家有難以爲繼之

恩也臣思欲使民富惟在務農而欲務農必先水  
利然水利之興驟欲使民自爲之則西北之民其  
習于恃天者旣罔知措力之處雖使州縣官日張  
示曉諭而民未必知于樂從則亦徒有具文而鮮  
獲實效若欲自官爲之則

國家現當經費未裕之時遽須先出

帑金以事疏濬隄防斷屬難行之事臣愚以爲或  
可做照營田以廢員効力之例令直省廢員有能  
任此事者令其自行招募興修水利而以官職之  
大小分段落之多寡始于一二州縣易于興修處  
試爲之二年之後著有成效卽予開復原官如此  
則有三利

國家不須先出帑金而可使閭閻實受旱潦無憂  
之利其利一也廢員知有此出路則不甘自廢棄



而于所辦農桑水利又卽他日服官要務悉心于此則推而行之於他日亦駕輕就熟而

國家又可以爲造就人才之策其利二也各省督撫飭所屬州縣勤務農桑不過通行札諭以爲具文固由于因循之積習亦由于興利之成規無從著手是以畏難苟安今見有行之著效者則倣而行之亦易于爲力而督撫察吏之虛僞卽其自爲督撫之賢否亦于此可見其利三也

論孫覲專祠摺子

竊惟各直省建立先賢專祠許其裔孫承襲奉祀所以發潛德之幽光示人倫之模範自非德行純粹卽亦忠節昭彰名實相符始馨俎豆詎容僉壬之士濫膺斯選臣前年恭承

恩命忝貳禮臣初入容臺檢閱文冊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見儀制司咨覆江蘇巡撫咨陽湖縣宋名臣孫覲奉祀生事臣與尙書耆英汪守和等俱訝孫覲本非端人正士何以得稱爲名臣何以得與承襲奉祀當時因奉祀生孫翠唐本係旁支權

充今已病故應以其嫡子孫源之嫡子熊飛接充  
臣部以與本部

奏定章臣不符應不准行所有孫翠唐遺缺應由  
該撫查明孫翠唐嫡長子孫承襲繪具詳細宗圖  
冊結咨辦臣等因俟江蘇咨覆後再行核議具

奏臣旋奉

恩命出任浙江學政臣抵浙視事後據嚴州府淳  
安縣詳宋臣方應辰奉祀生事衢州府江山縣詳  
宋太學生徐應鏹闔門殉節應予奉祀生事臣覆

核方應辰宋時名儒其祀典載在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固當准予接充徐應鑣之一門忠烈係近從郡縣志乘查出雖尙未列入學政全書亦復可與接充若宋孫覲則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本無其名臣又伏讀

高宗純皇帝四庫全書提要於孫覲鴻慶居士集條下詳著其劾李綱附和議黃潛善汪伯彥引之使掌誥命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官故其文稱鴻慶居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生平出處至不足

道趙興時賓退錄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  
之謬覲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  
周必大聲價相埒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  
存之而具列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  
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清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  
而不可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是則

謨訓所垂嚴於斧鉞如覲品行豈可復予祠祀以  
與名儒名臣並列現在未知江蘇咨覆已達部否  
如其未達臣愚伏懇

皇上特降諭旨黜其專祠永不承襲奉祀如其已  
達亦懇

勅交禮臣遵奉

諭旨咨覆江蘇撫臣更正前誤庶俾文士知所炯  
戒其於風俗人心似有關係